

新时代之歌

战车“503”

林野 徐相宇

午后，阳光毫无遮挡地洒在大地上。在吉林延吉的一个小村庄里，一个黑瘦的年轻人蹲在地头，翻弄着自家的人参。汗珠顺着他那黝黑的脸颊，一滴一滴地坠入大地，化入泥土。远处一阵似曾相识的轰鸣声让他抬起了头，眺望着远处，目光深邃而又悠长，那一阵来自远方的风声仿佛带他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地方。

拂晓。透过微亮的地平线，几辆99式坦克悄然驶向1335.9高地。张连长一边低头思索着穿插敌方阵地的路线，一边为这一路上异常的平静而莫名紧张。履带碾过戈壁滩的黄沙，带起了一阵尘沙飞土。远处一个不起眼的小山坳里，蓝方的120反坦克手静静地等待着“猎物”的到来。微风轻拂。蓝方的瞄准镜里出现了张连长和他的坦克车队。

“先打连指挥车！”
躲在小山坳的蓝军士兵，瞄准了张连长所在的指挥车进行了一次集火射击。随着张连长车内的警报器响起，坦克外的发烟罐冒起了浓浓的黑烟，张连长顿时像被人打了闷头一棍。

整个坦克五连都被卡在了小山坳，于排长赶来接替指挥，同时命令各车炮长搜索目标，可是命令刚下达，就看见一辆又一辆坦克被“打爆”冒起了黑烟。蓝方的反坦克手十分狡猾，他们就躲在小山坳里，打完一发就再躲下去。骆班长气得跳出坦克炮塔，指着小山坳吼：“这要是实战，我早就用炮弹把山头削平了，看你们怎么躲在那里当缩头乌龟。”

没有几分钟，全连几乎全军覆没，战场上到处是发烟罐的浓浓黑烟，张连长十分沮丧。正在这时，电台里传出了让他兴奋的声音。“连长，我们还没有被打中。”

张连长跳下坦克一看，幸存的是排在全连最后一辆的“503”。可是他看着山头上密集的蓝军阵地，摇摇头说：“算了吧。你们还是去找步兵，补充给他们吧。就一辆坦克是上不去的。”
“连长我们想试一试，我们坦克五连不能就这么回家了呀。”

张连长看着全连的最后一辆坦克，眼中又燃起不服输的火花。“那你们就按原计划试一试吧。”

503的排气孔排出黑烟，发动机吼

出嘶鸣，朝着1335.9高地进发了。全连都看着这唯一“幸存”的坦克，在他们面前一点一点远去。骆班长摸着脑袋看着连长。“不是我信不过他们，这辆车的炮长可是个新兵啊。”

张连长拧开水壶递给他，看着远去的503：“战场是最好的练兵场！”

“根据导演部通知，红方的主攻、迂回穿插，都已经基本被我蓝方击溃。”蓝方旅长看着电子地图，得意地听着报告。

“看来这个老牌红军旅没什么挑战难度，现在我命令，只留一个警卫排保卫指挥所，一个坦克排占领各制高点坦克掩体警戒，剩下所有单位组织进行反攻。”

“报告旅长！导演部通知，两小时以后演习结束。”

“好！通知各单位，加速推进扩大战果。”

蓝军的指挥所已经沸腾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态势下去如果再过两小时，红方的下场一定是惨败。

在离蓝方指挥所不远处的沙包后，悄悄隐藏着五连唯一的“幸存者”。

车长宁福贵仔细地看完电子地图后，长吁了一口气。“兄弟们，我们已经到达蓝军指挥所侧后方，咱们去捅破这个‘马蜂窝’吧。”

驾驶员高班长拿出毛巾擦擦脸上的机油。“干吧！反正我们也回不去了。”

宁福贵转过头，看着一旁略显紧张的炮长小羽，拍着他的肩膀说：“怎么样，你的炮到时候能不能浪起来？”

小羽的话逗得全车人都笑了，战前的紧张氛围得以稍稍缓解。三个人再一次检查车里的各种仪器，闻着各种油料混杂在一起的味道，互相交换着信任鼓劲的眼神。

“当坦克兵真是最酷的差事，对吧，兄弟们？”高班长发完感慨，下令：“准备战斗！”坦克慢慢地从小沙包爬了上来，由于是在指挥所背后，完全没人注意那悄悄逼近的503。

宁福贵大喊了一声，503右面冒出了一辆坦克，对方的炮口快速地转动。“快！高班长转弯呀，绕着它转，别让他们瞄中了。”

两辆坦克遥遥相对，互相绕着圈，好似中世纪的角斗士，双方炮口转动的速度决定了双方的命运。

“瞄上了！开炮！”终于岩石后冒出

我方便去。”

“班长，我们可还是潜伏呀呀。”

“演习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觉得红军会从天上掉下来吗？”

说罢。两人脱下伪装衣，找了一个树根，方便了起来。

大地的震动、发动机的轰鸣猝然而至，两人抬起头，迷茫地看着。

“班长，你看前面那个是坦克吗？”

“好像是。”

话音刚落，他们头上的发烟罐冒了红烟，503从身边呼啸而过，只留下了呆滞的两个人。

小羽从瞄准镜里看到，山坡上的坦克已经开始转动炮塔。“快！他们已经开始瞄我们了，不能和他们开炮，我们就剩3发炮弹了。”

这时宁福贵说：“咱们直奔他们的指挥所吧，高健。让咱们的503飞起来吧！”

“你们俩把工作帽扣好，我放热烟幕，咱们冲过去。”

高班长说完挂上高位挡，油门踩到底。怒吼的503直冲蓝军高地。车后卷起浓浓的黄沙，蓝军的坦克开始射击，都没能命中开着热烟幕和黄沙相伴的503，这时高健的通话器传来了小羽的声音。

“减速吧！高班长，炮塔的液压油管已经震碎，炮口抬不起来，无法自动瞄准。”

“都别慌！高健。你的油门不能松，我和小羽一起压着炮尾，我俩手动射击。”

宁福贵说完，驾驶室的高健摘掉防沙眼镜，扯下围巾，盯着驾驶室怒吼道。“今天我们就是要送503去你们的指挥所做客。”

坦克战斗室里，仪器各项警报发出刺耳的鸣叫。目标已经越来越近了，500米、200米、100米，突然503的白色发烟罐冒出了浓烟。

“不好我们被击中了一次了，前面有个风化的岩石，我先开到它后面去。”

“小心右面！”

宁福贵大喊了一声，503右面冒出了一辆坦克，对方的炮口快速地转动。

“快！高班长转弯呀，绕着它转，别让他们瞄中了。”

两辆坦克遥遥相对，互相绕着圈，好似中世纪的角斗士，双方炮口转动的速度决定了双方的命运。

“瞄上了！开炮！”终于岩石后冒出

了黑烟，蓝军的坦克停止了转动。高健没有喘息，直接踩着油门，撞开了指挥所的路障，兑现了他的承诺，把503“送进”蓝军的指挥所。

战局陡然逆转。

四

乡村的傍晚，落云卷积着夕阳的金辉烧红了整片天空。不知哪家孩子淘气的呼喊，把年轻人从回忆拉回了现实，他站起身，上扬着嘴角，微风轻抚他的身体提醒他——该回家了。当他走到村口的时候，看见了一个熟悉身影，那是一个年轻的中尉。中尉看见了他，扔掉手里的东西，跑过去一把抱住他，哽咽地叫道“高班长。我来看看你了！”

他收紧有力的肩膀，脸上流下滚烫的热泪。

“小羽！小羽！”

回到家中，高健自己炒了几个拿手菜，可是小羽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高健举起酒杯。

“怎么了，来我这儿一句话也没有。”

小羽抬起头。看了高健好一会儿。

“班长，你送我去军校的时候不是肯定会留队吗？503不是谁也拆不散吗？”

“小羽你已经成为军官了，怎么还像一个孩子？我走，是为了让你、让你们走得更远。”

“你上军校以后，改革步伐更快更紧，连队面临改革精简岗位，当时连长指导员找我谈话，我很清楚自己作为一名军人、一名党员，应该怎么做。我参军的时候是因为祖国召唤，那么现在时代召唤改革强军，我更要坚决服从。留下你们可以让我们的军队更强大。将来，若有战，召必回！”

小羽呆坐着，许久也没有出声，高健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别看我现在拿起锄头，我照样是村里的致富能手，当了这么久的兵，我什么时候服过输。再说退伍命令也是命令，我当然也会坚决执行。”

当天夜里，两人畅饮畅聊，军旅曾经精彩一幕幕出现在眼前，那一刻，军人无悔的忠诚闪烁在两双年轻的眼睛里，温暖了那个山村夜晚。

清晨，小羽醒来，摇了摇发沉的脑袋，旁边的床铺空无一人，看着高健叠得整齐的被褥，听着他晨跑回来的脚步声，小羽的眼睛湿润了……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沙头角中英街，很窄。很短。我的脚步跨过口岸检查站时，浑厚的钟声在小街上空尚未落净。钟声沉沉绵长，如音符、炊烟，在空中浮动、缠绕。

这天早晨，边防中队官兵和中英街深港两地的居民、学生，在警世钟前齐声朗诵《满江红》，每个人脸上的神情都很庄重，气氛肃穆、凝重。

每年3月18日，或逢重要节日，中队官兵都会和居民们一起编织鱼灯，跳鱼灯舞，组织这样一个铭记历史的纪念活动。

小街很短，长不到300米；很窄，宽不过4米，一眼就能望到头。但小街虽短，历史却厚重、沧桑。1898年英国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第二年完成“新界”勘定。从此，这条小街便有了一个特殊而怪异的名称——中英街。

这条逼窄、喧嚣的小街，如一个人的左右手，左手是深圳，右手是香港。在支队官兵心里，这个面积不足0.6平方公里的中英街社区，宛如祖国母亲身上的一块伤疤，是落后与发达的分界线，又默默地承载、见证着历史的脚步与期许。

1980年前，小街这边的深圳，还只是贫穷而乡风淳厚的小渔村。1979年建市时，人口只有33万，25万原住客家入多以打鱼、养蚝、种薯为生。那时的中英街是寂静的，亦是落寞的。

变化和热闹，始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内地人购买黄金有限制，中英街一夜之间成了名声响亮的“黄金街”。单1988年5月到10月间，在这条小街销售出去的黄金饰品就达50吨。据说，当时的不少内地客用蛇皮袋子扛着钱到这里买黄金。

表弟虎子远赴深圳打工时，我还在遥远的西北老家上学，亲戚朋友都觉得表弟在特区打工很了不起。他每年回老家探亲，我们都围着听他讲特区的故事，争相托他捎带特区便宜而时髦的电子表和一些内地不易买到的便宜货。而他每次探亲，亦像搞长途贩运的商贩，几个大蛇皮袋子塞得满满当当。

“这是从沙头角买的香港货！”我至今还记得他带着炫耀的解释，曾在我心里激起涟漪般的向往与好奇。

那时，不光表弟和我，对许多内地人来说，深圳与香港交界的沙头角，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所在，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购物天堂”，有着国外才有的繁华与迷幻。有机会到深圳特区的人，大都会想方设法到沙头角的中英街上走一走。于是，沙头角边检站每天黑压压的人流，像破闸的洪水涌向中英街，涌向香港一边的店铺。有钱的购买黄金首饰，“三洋”牌录音机、影碟机、照相机等，凡内地人没见过的，扑上去就买。而囊中羞涩的，则买电子手表、香皂、丝袜等，直到花完身上的钱。然后，扛着花花绿绿的大包小包出关。

我在中英街上漫步，已难见当年的风光，也看不见多少购物客。表弟说，香港有的，内地都有，香港没有的，内地也有，价格都差不多，进出港便捷如走亲戚，没什么稀罕物可买，街上的人都是看风景的。

三号界碑前，不少游客等着以界碑和战士为背景留影。留影者摆出各种造型，卖萌、逗乐、欢笑，千姿百态，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幸福。伫立在哨位上的战士，神态严肃，纹丝不动。

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杰克·伯恩曾在这块界碑前拍过一张照片，画面上，英国巡警与中国军人隔界对望。1985年，深圳摄影家何焯友也在这里拍下一张照片，左侧，两名香港巡警背

百年小街驻变迁

王雁翔

手巡逻，边走边张望；右侧，是表情严肃的边防战士。三号界碑横亘中间。两张照片，见证了中英街从勘界到回归、从剑拔弩张的对峙到“一街两制”的和谐、从荒芜到繁华的历史变迁。

小街两边店铺林立，人流如织，有游客争相在“3·18”警世钟前留影。根扎深圳、叶覆香港的百年老榕树下，有居民坐在浓荫下聊天，神情安静、惬意，有时会给走过的游客一个友善的微笑。

“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人员和车辆进出中英街，仍然要持边境管理区特别通行证。沙头角中队官兵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查验进出居民和游客的有效证件。每天面对数以万计的人流与车辆，官兵们在哨位执勤8小时，这样的文明用语要说2000多句，敬3000多个军礼。

在“一国两制”的小街上执勤巡逻，官兵们的一个军礼、一个微笑，甚至进出关的查验动作都有严格的标准。会说客家话、粤语和日常英语是官兵们的必备素质。

中英街虽不再是“购物天堂”，但节假日仍然人潮涌动。繁忙时，每天的人流量达10多万人次。人们来这里除了好奇、观光，更多的还有铭记、思考。因为，这条百年沧桑的小街，是两种社会制度的交汇点和分水岭，也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和碰撞点。

在沙头角，曾流传过这样的顺口溜：抬抬手，一幢楼，张张口，钱不愁。就是通关检查时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犯罪嫌疑人一马，就会有钱来。

于是，繁华与热闹里，考验与挑战无处不在。中队中士黄帅带着两名战士执勤，一名过关的男子从包里拿出2万美元，一边往黄帅的衣兜里塞，一边悄悄说，辛苦啦，这两万块，拿去喝早茶。遭到黄帅严词拒绝后，男子又掏出两沓钱。黄帅和战友不为所动，坚持让其接受通关检查。一查，这男子腰间、腿上绑的全是美元，违规携带58万美元。

40年弹指一挥，从“购物天堂”到观光小街，巨变让人心潮起伏，也令人深思。离开中英街，我驻足回望，界河护栏上，一簇簇红的、黄的、紫的花朵正在春风里尽情绽放，像进出关的一张张迷人的笑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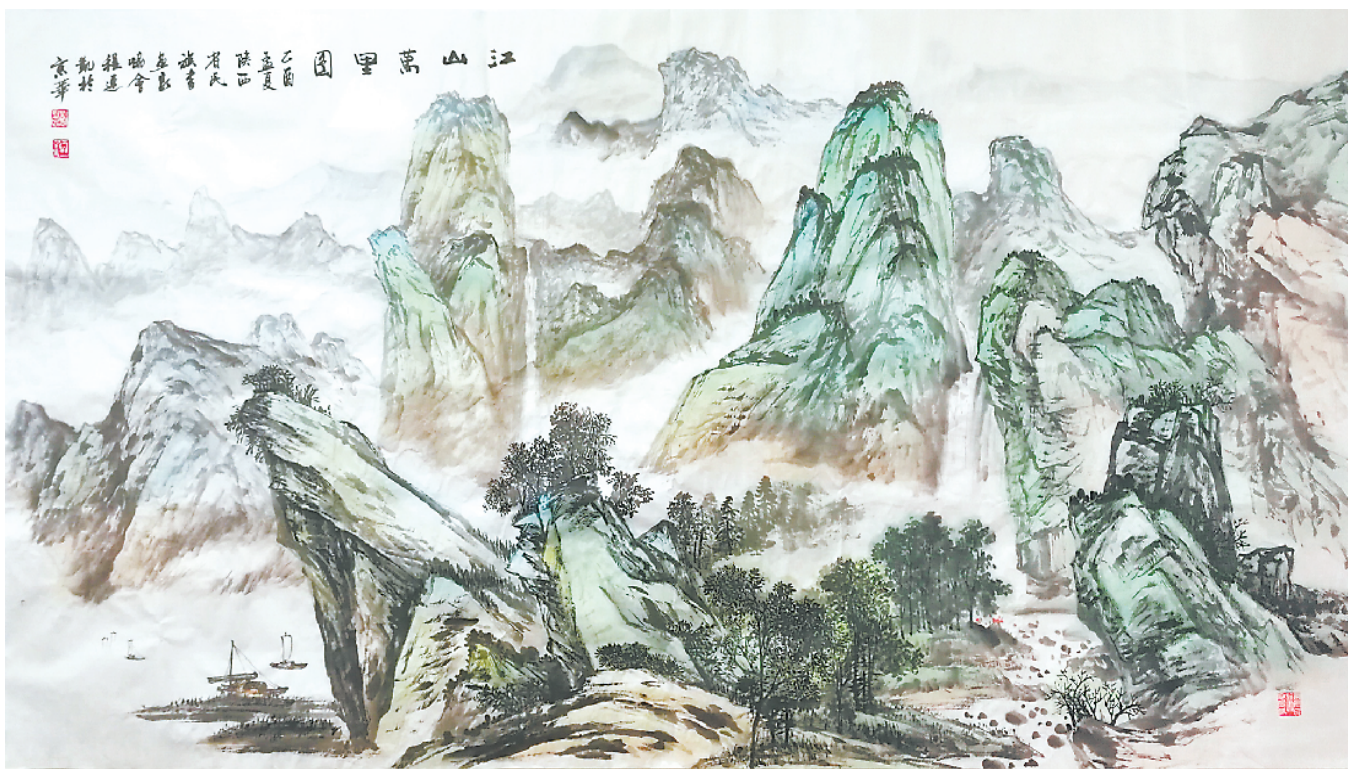
山绿春江暖(中国画)

程连凯作



长征

第4147期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春天的重托

任会君

“叮咚、叮咚”
像太行山的泉水
殷殷叮咛

“轰隆、轰隆”
像西柏坡的松涛
阵阵滚涌

春天的列车
身披春光般的眼睛
穿行在三月的北京

重托千斤啊
憧憬，责任
在流淌，声轻重

我听到
家乡大叔的乡音
浸透了泥土样的亲情

我看到
骆驼负重的身影
激荡起大海般的涛声

更有一双大手划过
终将列车
扳上春天的征程

我愿做一只燕
翩翩飞来
为这座大厦殷勤衔泥

我愿做一片叶
款款展开
为这块大地欢乐吐绿

春天已在我心里
向着这个春天
我也愿倾尽心语……

热烈的心跳

李龙年

第一滴春雨的温暖
并不是江水中翔游的鸭所感知
大雁翅膀，敏锐触及春最初的暖意

冰河开融，阳光召唤翅膀
雨水含着热泪
呼唤大雁，呼唤雁阵
向春天回归

那第一滴春雨
暖暖中还带有些许凉意
甚至，冰雪的背影
高山上：积雪保持遥远
礼节与冷漠

但春雨已经融化了冰河
桃和杏，枝千里花蕾饱储春雨
它们努力挣脱欲出
用花容装扮三千里春色……

大雁北飞，雁鸣声声
每一只大雁都在飞翔中歌唱
每只大雁飞翔中热吻一滴滴雨水
这哪是雨水啊
是大雁回归，欢喜的泪

是浪花欢呼春天
迎风挥舞的小手
是早春，呼唤花朵的催化剂
是春天序曲上
欢乐的，最初的，纯净的
一枚枚乐符

大雁热吻每一滴雨水
它已分不清，滚滚滚烫的
是雨水还是热泪
但它知道这一定一定是：
春天的体温
热烈的心跳

有一种亮光

舒怀玉

夜深了，可是营区里那些定格在灯箱里的人，为何眼神依旧炯炯？那些不一样的光穿透纱质的帘窗，洒在军人那雄性的、坚毅的眉宇之间。

每当夜晚，灯箱就会被点亮。于是，那8颗魂灵，在夜色中闪亮。于是，我们不断地重逢。一次，又一次。

曾经，父亲教我掰着指头算过，倘若化戈为犁，如今是：103岁的张思德，92岁的邱少云，89岁的董存瑞，87岁的黄继光……但这些阿拉伯数字却永远凝固在29、21、19、22……的年龄之上。

军人每天的作息，折射出的信号

强烈而又清晰：和平，只是战争的间隙而已。千万不要忘记，循着某种意义，我们都是幸存者。或者，幸存者的后代。一些基因，奇怪而又圣洁，像最高机密，遗传在比骨髓更隐深的血脉当中。

虽然贺拉斯说过：所有的母亲都憎恨战争。经年之后，也许是不期而至，这些光芒烈烈的灯箱，会不会变成9个，或者10个？我是说，假如那一天真的来临。

无论如何，我都信：苍穹之下，厚土之上，灵魂比肉体走得更远，更远……